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六至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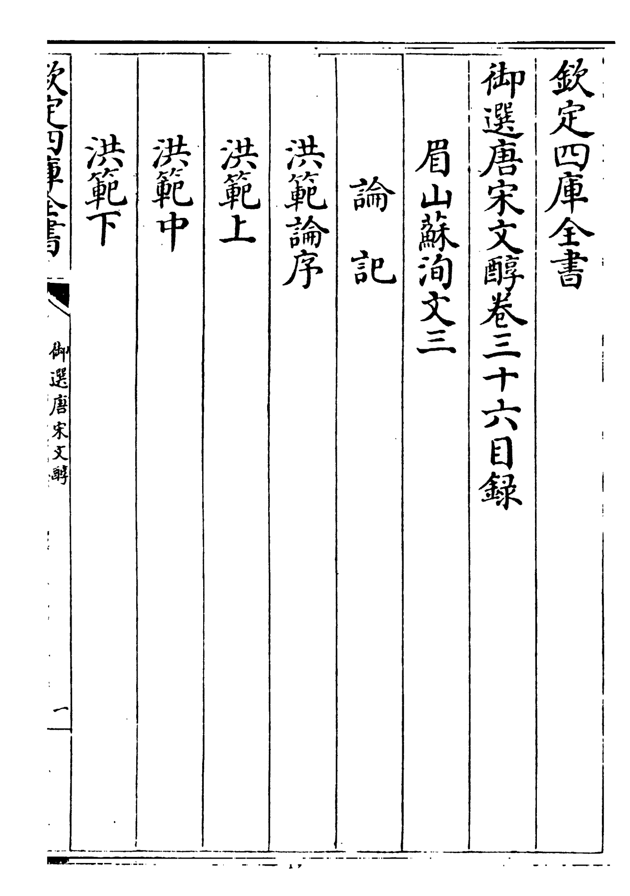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祝廷塈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六目録

眉山蘇洵文三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六

眉山蘇洵文三

洪範論

洪範論敘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説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洪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穽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

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褒經而擊傳剗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為新奇也

洪範上

洪範之原出於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穎達為之䟽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

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令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綜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

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

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為之傳則嚮之五十又將百馬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棄福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也箕子意也

洪範中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未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不建為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

知洪範與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彼歆向拂箕子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從箕子乎求之過深而惑之愈甚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强為之説故其失寖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

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子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握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無異而雨可兼陰而别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

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葢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茍如庶驗增之則雖惷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疊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説以為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葢有深旨矣五事一也

庶驗二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鉤牽扳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

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若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強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倡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一圖指傳之謬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　木不曲直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厥咎狂　厥罰常雨　厥極惡說曰順之其福攸好德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　火不炎上　言之不從是謂不乂　厥咎僭　厥罰常暘　厥極憂說曰順之其福康寧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稼穡不成　視之不明是謂不哲　厥咎豫　厥罰常燠　厥極疾說曰順之其福壽

好戰功輕百姓
飾城郭侵邊境
金不從革
聽之不聽
是謂不謀
厥咎急
厥罰
常寒
厥極貧說曰順
之其福富

簡宗廟不禱祠
廢祭祀逆天時
水不潤下
思之不睿
是謂不聖
厥咎蒙
厥罰
常風
厥極凶短折說曰順
之其福考終命

皇之不極
厥咎眊
厥罰
常陰
厥極
弱

一圖形令之意

貌恭肅　木曲直　時雨

皇極　言從乂　金從革　時暘

視明哲　火炎上　時燠　五福

之建　聽聰謀　水潤下　時寒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常雨

皇極　言不從僭　金不從革　常暘

視不明豫　火不炎上　常燠　六極

不建　聽不聰急　水不潤下　常寒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穡　常風

洪範下

吾既剔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秘處而先儒不白其意或解失其旨者非一今辨正以申之經曰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汩而九不畀盖五行綱九疇綱壞而目廢也然則五行之汩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盖箕子

微見其統與端矣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也求之五行則相尅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尅合矣先民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為德莫大於仁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

鄭康成以食為稷以貨為司貨賄以賔為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頴達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未害為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為不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賔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謂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

下不為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為事則委瑣不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導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莊是矣導之惡人亦諒而從之丘子明是也聖人懼後人輕其職使有如丘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賢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當甚於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為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其不可不擇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别不得其源紛莫可曉譬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使昧者觀

之固憒憒如也不知晷度躔次的不可豪差之渺忽寒暑乖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孔之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中窺天文矣

洪範後序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眊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為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夏

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糸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則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歷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令指人而謂之曰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

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為皇極建而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為說其意以為不建則不能為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為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

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為重其責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為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葢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為而可以為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為二而必曰陰為陰雨為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

益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為土德而黄龍當現黄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黄龍而必謂漢為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洵於洪範破漢儒牽强傅會之失開千古之𡨋蒙信有功矣然按漢書五行志曰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

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旤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擥仲舒别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然則向歆之學雖多謬舛非其所創也微言絶大義乖漢儒收亡拾燼補苴罅漏其失雖多要其存什一於千百使後學有所措其心思者未可數罪而忘勲也且其意所以明天人之際影應響答如此

其可畏以儆戒萬世之君臣又何過哉特其鉤牽扳援文致强傅後生怪其迂軛心輕之甚至疑經此其所短耳洵雖闢而闢之又為圖以明之然猶未暢厥旨真德秀因之有悟而為之訓而後條理分明旨趣昭著千古讀洪範者宜所取宗也本朝李光地述其說義加粹焉葢嘗考之九疇自一至九者數之定序也而分九而三之則上中下各得三焉上焉者天之象也中焉者身之象也下焉者民之象也一四七上也二五八中也三六

九下也一五行天之體也故其文不曰用四五紀所以推天之度以敬授人時者也七稽疑所以求天之心以奉若天道者也疇之云者類也一四七所以為類也二五事修身之要也五皇極身之五事修之止於至善也八庶徵天以雨暘燠寒風為身而人身之貌言視聽思與相應焉極之建不建於是乎徵故念之也此二五八所以為類也三八政食為民天六官皆以明農所以厚民生也六三德既富必教因其風土而損益之以協於

大中所以正民德也九五福觀民之被福歟被極歟所以考其治道之成否也此三六九之所以為類也漢儒忝其序而以福極為災祥强六極以配五行故其說支離蔓衍而難信洵闢之當矣又嘗考之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皆五也則人數必五矣三五十五洛書之數自上而下分而為三皆十五也自左而右分而為三亦皆十五也若自其類而言之天事簡而民事煩一四七則十五不足於三三六九則十五有餘者三若二五八

則適如十五之數此又以徵二五八之言人身也若夫皇極居中而數正五豈非天與民之事皆本於皇躬歟其天地民物之心歟孔子不云乎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為人君者讀洪範能不慄慄危懼哉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呑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

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予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為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為

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為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

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日中有烏故烏最難射羿十可中九後世遂訛為十日並出而羿射其九伊尹負鼎以干湯言伊尹在商則夏鼎已遷於商也後世遂訛為伊尹以割烹要湯俗人不經之談往往如是而以其傳於古也遂篤信之亦惑矣吞卵履迹亦同此類洵此論實為有功詩傳

聖祖御評
辭義精核處自
鑿鑿不磨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
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
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
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
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
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
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

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

人所人常及時海

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

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茅坤曰此是老泉本色學問宋迂齋謂其意脈自戰國策來良是

聖祖御評
識見明到要從學問中得來非億中也

辨姦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

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名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顔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

名悲夫

邵伯溫曰眉山蘇明允先生嘉祐初遊京師時王荆公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勸先生見荆公荆公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作辨姦一篇為荆公發也斯文出論者多以為不然雖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嘆后十餘年荆公始得位為姦無一不如先生言者吕獻可中丞於熈寧初荆

公拜參知政事日力言其姦每指荆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司馬温公初亦以為不然至荆公虐民亂政温公乃深言於上不從不拜樞密副使以去又貽荆公三書甚苦冀荆公之成從也荆公不從乃絶之温公悵然曰吕獻可之先見余不及也若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温公不見辨姦也耶獨張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載之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

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

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
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
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
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别混自斯人
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
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
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慝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
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

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摇動府縣其矯詐循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子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内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子曰然乃記之

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飲食男女而人之類

不絶亦有飲食男女而人之性日湮以滅故樹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上下相承遠近相維凡以章志貞教使民不入於禽獸之路也貴於一鄉則一鄉化焉貴於一國則一國化焉貴於天下則天下化焉導之以聖賢而斯民日趨於聖賢矣導之以禽獸而斯民日趨於禽獸矣柰之何膺天位食天禄而不以聖賢導斯民而以禽獸導斯民也士大夫讀此文當戄然其不寧也柰之何天位天祿出於其口而不使能以聖賢導斯民者

居之而使能以禽獸導斯民者居之也為君上者讀斯

文當慼然其不寧也

聖祖御評不屑屑述益州治狀措詞高渾而精采光芒溢於毫楮

張益州畫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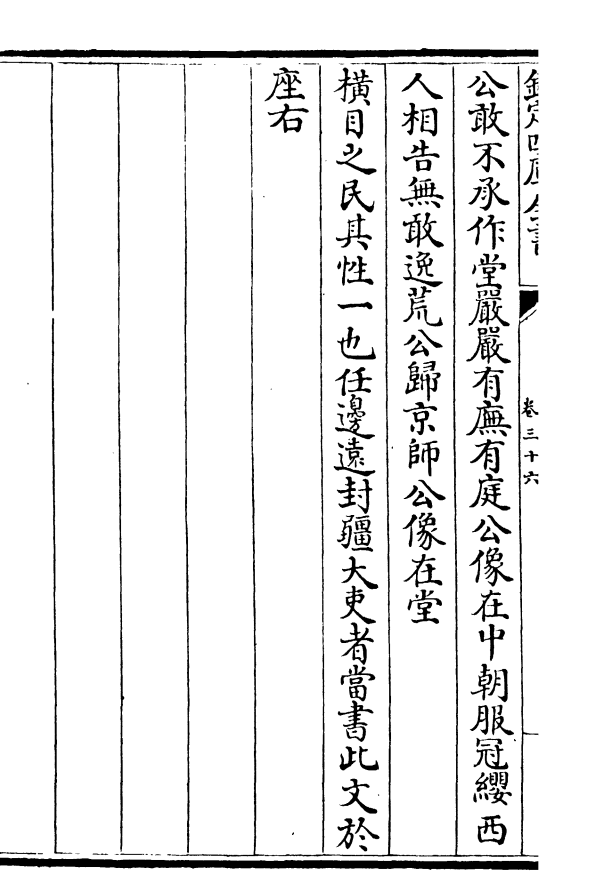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

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敧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顔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

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

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閭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騈騈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



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横目之民其性一也任邊遠封疆大吏者當書此文於座右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汩没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脱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

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凛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

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大凡物皆偶然是以大不偶然或貴或賤或壽或夭或遇或不遇皆偶然也然而既貴既賤既壽既夭既遇既不遇是亦大不偶然也君子曰是偶然者也所性不存焉故處嗇而不以一毫挫於人處豐而不以一毫加於人也亦曰是大不偶然者也盡性之道在是焉故窮則獨善其身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也達則兼善天下一夫

不獲時予之辠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七目録

眉山蘇洵文四

聖祖御評
思深慮遠故能為此嚴正之論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七

眉山蘇洵文四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録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

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抵捂齟齬

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葢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蹛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

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説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没也其實猶不没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

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古諺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但宰相哉雖一命亦然子產不云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否則必有所敗以其婦人女子之忠愛欲益國家而反損者何限又況不學之人其所為當諱者安知非轉屬國家之盛美而當形之歌頌者耶又況誣上行私而并非出於忠愛者也

聖祖御批
反覆數
天下書
目自爾
透

評
數千言於
了瞭然心
閒快切明

上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
冒萬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
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
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
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
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
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

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輙以擯落益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强扶病戮力亦自知其踈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

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兹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

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効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

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

著其迹曰某人亷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亷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亷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

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令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葢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情矣宜有以激發其

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况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茍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畧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弟忠信脩絜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

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𡚁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惟曰利而已

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茍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惟其

能自脩飾而越錄躐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强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絶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

然吏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葢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

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惟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

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所舉刺者為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

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内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

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禄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惟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

位卑而祿薄去於民冣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概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

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禄位惟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禄臣恐

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疏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

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

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内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

將以杜其告訐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莅之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

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為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

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入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令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

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估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外裔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

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其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强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强之彼有倉惶失次為敵國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揺足輙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敵國觀之以為樽俎談燕

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常人惟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强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寛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

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

為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葢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輙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

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為其踈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禄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

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踈遠宦官之過陛下

特以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闗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踈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葢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隷校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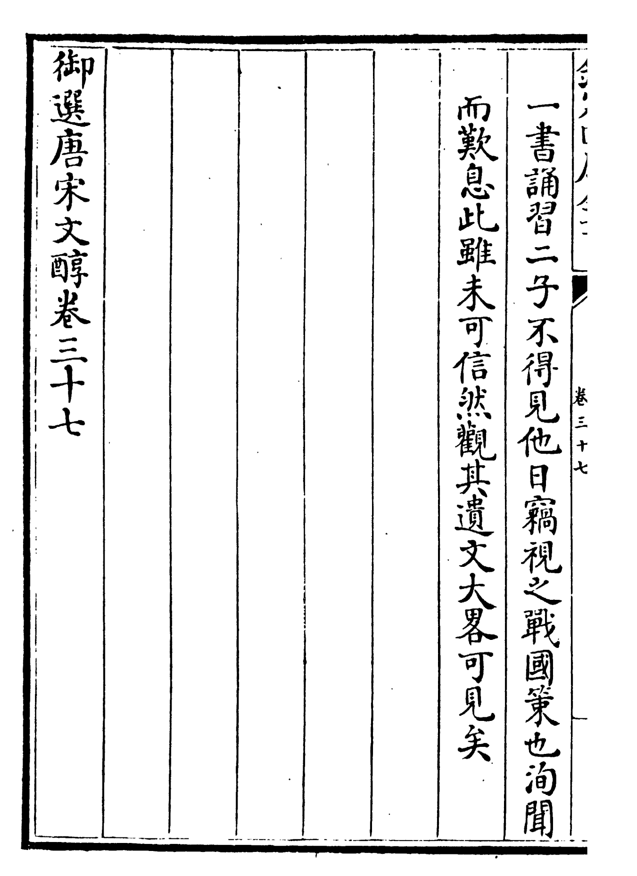
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屍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閨闥掃灑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絶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

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畧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名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濶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濶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

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寛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書凡十條雖多就當時利病以為言而亦有瞅然不磨可為萬世法戒者

葉適曰蘇洵自比賈誼曾鞏王安石皆畏其筆至以為過之歐陽氏比於荀卿則嘉祐後布衣特起名冠當時而高後世李覯王回豈敢望也或傳洵嘗自挾



一書誦習二子不得見他日竊視之戰國策也洵聞而歎息此雖未可信然觀其遺文大畧可見矣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七